

宋史

百
一
二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史三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歸國軍事前署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

自情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
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
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
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
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
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
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
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
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
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

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
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
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
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
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
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
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
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
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佐胄恃功以賞薄浸
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
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
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
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
之佐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
面諷佐胄佐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
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佐胄罪狀
佐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
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

州父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詎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詎嘗與紹興老将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

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煇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闔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傳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傳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旣駁史浩謚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

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獐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
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
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
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
郡減價發糴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
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
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
海分高沙東樊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
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迢走馬湖熨斗

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

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
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
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
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
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
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
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
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

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

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

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

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
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
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
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
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
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
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
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
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
吳玠二人坐學禁又廢開禧用兵玠起帥荆渚安世

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間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園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